

shouzhuo

山東文藝出版社

著

郑建华

# 手鐲

changpian

著  
郑建华



# 手镯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手镯 / 郑建华著. — 济南: 山东文艺出版社, 2006.1  
ISBN 7-5329-2514-5

I. 手… II 郑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42976 号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 
集团网址 [www.sdpress.com.cn](http://www.sdpress.com.cn)  
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 
电子邮箱 [sdwy@sdpress.com.cn](mailto:sdwy@sdpress.com.cn)  
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 
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 
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 
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
规 格 开本 / 965 × 1270 毫米 1/32  
印张 / 9.875 插页 / 2 千字 / 265  
定 价 22.00 元

# 1

---

单身女人秋儿从一个感情暧昧的“派对”上归来，还在门外掏钥匙时，就听到室内的电话尖锐地响了。午夜时分，四面静寂，铃声如同装上了麦克风，有一种不怀好意的放肆。

已经有了几许醉意的秋儿，边推房门边低头看表，某种没有出处的疑惑，夹杂着几分不安掠上她的心头：这么晚了，谁呢？

踩着铃声，走到茶几前，话机的来电显示屏上是一个陌生的号码。即使是微醉，秋儿还是肯定它们的陌生，秋儿天生对陌生的东西有一种本能的排斥。

铃声依然不管不顾地响着，不肯罢休，好像要一直这样响到明天早上。秋儿瞥着电话机，潜意识里想试试它到底能响多久，想试试到底是自己拗不过它，还是它拗不过自己。

在屋里转了几圈，换上睡衣，它还在一声接着一声地响。换拖鞋

的时候，秋儿突然觉得这铃声像一个人。这个念头一闪，秋儿心里不由得“突突突”似水似火地蹿了几下，秋儿问自己：要不就接了它？秋儿把拧着的眉毛松了一松，抄起听筒，电话里传出一个男人带一点喜悦和一点疲惫的声音：“喂，秋儿吗？你回来了？”

那声音像一条蛇，在秋儿的心里强盗般地蹿动！秋儿一下子把话筒捂住了，并下意识地咬紧了唇。秋儿知道他是谁了，秋儿知道为什么这个电话会响得如此执拗如此顽固了，他太洞彻秋儿了，太熟悉秋儿了！

此刻，秋儿生怕自己失控，怕自己弄出一些将来追悔莫及的声音来。秋儿努力迫使自己清醒起来，这多少有些困难，但还不妨碍思想的游走：怎么会是他呢？他从什么地方蹦出来的呢？他要干什么？他还想继续折磨自己吗？……

这声音离开自己，差不多已经一年了。一年前，也是在这样一个诱人的月夜，也是通过这只玫瑰色的电话，他用水泥一样坚硬的声音对秋儿说：“秋儿，什么也别说了，咱们分手吧！”

那声音烙铁似的把秋儿的笑容熨烫在脸上，毫无防备的秋儿，撕心裂肺地掉进地狱，又气如游丝地住进医院，几几乎一使劲就把小命挣断了，而这个人却从那一刻起，像空气一样在人间蒸发了，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，更没有人知道他在干什么，和谁在一起。就连秋儿的朋友们想狠狠地围剿他一顿，替秋儿解解气，都无从下手。

秋儿的好朋友子枫说，这小子消失得连一点屎尿都不剩。

秋儿无法发泄自己的愤怒，有那么一段时间，秋儿悲苦焦酸得手足无措，像个产下死胎的孕妇，恍惚游离……

如今，好不容易在朋友的抚慰下，秋儿回归的灵魂刚刚安顿下来，他竟然从天而降，在这样一个几乎是孪生的夜晚。

秋儿欺骗不了自己，消失了近一年的声音在这个深夜里骤然响起，秋儿的心仍然在抖个不停：一年了，这声音还活着？还活得如此具有爆发力、杀伤力？

秋儿的手心里渗出一层湿漉漉的汗，手里的听筒有些发腻发滑。

这是秋儿控制不了的，汗是因为他而渗出的，是跟随着他的声音不期而至的。秋儿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冷气，秋儿感到情感的可怕，感到情感不好把握的可怕。这一刻，她很不满意自己：慌什么呀慌？

“哦，山子呀，什么时候回来的？”秋儿故意抬高了声音说。她的语调听起来有些发飘，表演的意思。

“不，我不是山子。秋儿——”对方变得肯定又固执。这太像他了，当初秋儿苦苦哀求他的时候，他就是这样了口气：“不，说什么都没用，我们结束了，结束了你懂吗？”

秋儿本能地舔了一下不知什么时候发干的双唇。秋儿当然知道他不是山子，秋儿故意把他当作山子，是因为秋儿还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，秋儿眼里的那些飘飘悠悠的泪水正在出卖自己，这些泪水是在听到他的声音时，随着手中的汗一起漫上来的。

秋儿知道此刻自己的理智已经残缺不全了，知道此刻决不能从自己嘴里说出他的名字，尽管这个名字就挂在唇边，像青蛙一样地跳呢。

秋儿要让他知道，自己已经不记得他了，他不过是从秋儿眼前随风飘过的一片树叶，秋天这样飘来飘去的树叶太多了，满树树叶都会飘落。

“是彼得？”秋儿继续编着一些毫不相干的名字，语调依旧是懒懒的，高高的，口气中露出一丝不耐烦来。不过，此时万万看不得秋儿的脸，那上面已是泪水纵横了。

“秋儿，你真的记不起我了吗？不至于这样健忘吧？”声音里有一点儿无奈和一点儿失落，也有一点儿期待和一点儿质问。声音是吝啬的委婉，他知道这委婉是最能打动秋儿的。的确，此刻秋儿几乎要哽咽起来，秋儿觉得自己要表演不下去了，她真的想要大哭一场，真的想要对他大声呐喊：我怎么会记不起你呢？我怎么会记不起你呢？在梦里，你出现过不知多少次了。

“对不起。”秋儿努力控制住自己的声音，那声音瑟瑟的，听起来简直不像秋儿的声音了，“你到底是谁呀？我真的记不起来了。”连秋

儿都发现了自己声音的怪异。

那男人没有立即回答，他沉默着，大概在给秋儿时间，期待在最后时刻，秋儿能说出自己的名字。

到了此刻，秋儿更不想说出他的名字了，秋儿决定沉默。

两个人沉默着，或者说较量着。这一沉默一较量，恰好暴露了问题的实质，其实秋儿和对方心里都明了了。他们较量的不过是谁先投降罢了。

泪水在秋儿的脸上蚯蚓一样地滞住了。

他显然没有等到他想等到的，于是他带着一些失望和自嘲说：“看来你是真的忘记我了，或者说你真的想忘记我了，我就这么招你恨啊？”

秋儿努力勒住自己的舌头，坚持无语。

“我是雨达。”秋儿到底逼得他自报家门了。

“哦，你呀！”秋儿故意缓缓地说着，她不想让他感到，他的名字还有什么震撼力，她想让他知道，“雨达”不过是个已经被自己淡忘多时的符号，这样的符号在她的生活里遍地都是。她依旧懒懒地淡漠地问：“有事吗？这么晚了。”声音带有明显的应付，任谁都能听出来。

秋儿就是不想让他感到，他在秋儿这里还有什么特殊的位置。对秋儿来说，他不过是一个普通的男人罢了。挂在秋儿脸颊上的泪水已经干了，秋儿已经平静下来，她猜不出下面的谈话会是什么样子，但是她在他说出“雨达”这两个字时，竟突然沉住气了。

秋儿当然想知道这一年来他都做了些什么，做得怎样。两个人原本顺风顺水“老公”、“老婆”地恋爱着同居着，然后，一个人突然消失了，再然后，又突然出现了，就是房客也得解释点什么吧？

秋儿更想知道，离开自己这辆车子他又搭上了怎样的车子呢？那车子舒适吗？跑得快吗？适合他吗？离开自己以后他过得好吗？他还记着那些曾经的疯狂和疯狂的曾经吗？

像每一个被抛弃的女人一样，秋儿急于想知道这一切，可是秋儿

又不想让他感到自己的急切。一年来，秋儿已经变得练达多了。

简直是不由自主，秋儿的眼前浮现出雨达的样子，白皙，精瘦，高挑，干练，戴着一副无框眼镜，书生模样，文气，帅气，神气。他是招女人喜爱的，从一开始秋儿就知道。用子枫的话说：“这家伙自带发电机呀！对付女人他妈的电力十足。”

“你刚从‘伊甸园’回来吧？”雨达反问秋儿一句，既然僵局已经打破，口气显得不像刚才那样别扭了。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你是和子枫、大船他们一起玩的吧？”

“没错。你怎么知道？”秋儿反问了一句。

“我看见了你。”

秋儿一惊，像所有的女孩子一样，本能地快速地看了一眼脱掉的外衣，知道自己今晚的打扮还算时尚有格调，随即放心了。

“你越来越超凡脱俗了，秋儿。说你是外星人，你不会反感吧？”

秋儿故意不接他的话，心里苦叽叽酸溜溜地想：你还知道超凡脱俗呀？你根本就不珍惜这种超凡脱俗呀……这时秋儿脸上的泪水已经完全消失了，她的心一点一点硬了起来，她把声音放低了说：“没什么事，就挂了吧，太晚了，明天还要上班呢。”

“是啊，是太晚了。”雨达带着一点歉疚说。但是不等秋儿开口，他立即反问道，“秋儿，你真的不想知道我的事吗？”

“不想。”秋儿口是心非地说。

“不过，我必须告诉你，虽然晚了一年。”雨达的口气显得很坚定，很霸气，就像他当初挂上电话一样。

秋儿从心里冷笑了一声，那句老话说得太对了：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雨达还是那个以自我为中心的雨达啊。于是故意用淡淡的口气说：“你一定要说就说吧，我无所谓。”

秋儿把电话机端到床边，身子大大地展开，头倚在高枕上，尽量让自己舒服一些。她知道这个电话会很长很长，她感到雨达会给自己讲一个有关他的完整的故事，一个自己从来没有听过的故事，一个自

己曾经非常感兴趣，现在也非常感兴趣的故事。无论怎样，秋儿都会听的，因为那里面的男主角是林雨达。秋儿想知道，当初自己的心是怎样被这个男人无情划伤的，而这个男人划伤自己以后，又闯下了什么祸？他为什么在此刻急着要向我们诉说衷肠？总有什么原因吧？

秋儿已经平静下来，秋儿没有想到，自己平静得这么快。

雨达完全用讲别人故事的口吻对秋儿说，他快要结婚了，未婚妻是一家跨国公司的老板，外籍华人，漂亮而且富有。那女人对他一见钟情，相见恨晚。

他对秋儿强调说：“她的目光撞在我身上，就把一切过程省略掉了，秋儿，这就是我离开你的原因。秋儿，她是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女人，绝没有你的浅尝辄止，也没有你的半推半就，她是当仁不让的，是横行天下的，是让人猝不及防的。秋儿，我只有缴械投降，对你只有忍疼割爱了。

“秋儿，我不止一次地想到你，不止一次地想到我们。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，真正适合我的女人只有你一个，真正适合你的男人也只有我一个，可是我错过了，我们错过了。秋儿，对不起，原谅我吧。在我就要结婚的时候，我突然感到必须给你打这个电话，必须给你一个交代，必须让你知道，经常进入我梦中的女人，并不是她，而是你。秋儿，我知道你恨我，连我都恨自己，都瞧不起自己。

“我坦白，我喜欢钱，喜欢享受，喜欢虚荣，但是我也喜欢你。在我没有钱的时候有了你，在我有了钱的时候又失去你。秋儿，你不知道，刚才看到你的一瞬间，我真恨不得冲上前去，像过去一样抱着你，亲着你，像我们曾经做过的那样。然而，我不能，我不敢，我知道我把最珍贵的东西失掉了，秋儿……”

这个男人的每一句话，都像海浪一样冲击着秋儿本已麻木的心，让秋儿刚刚愈合的伤口又流出新鲜的血。秋儿强忍着，有好几次忍不住要打断他的话，要对他说，既然你忘不了我，那就回来吧，回到我身边来，回来做我的新郎吧！回来吧，我愿意。

秋儿不能欺骗自己，秋儿从心里想念他，不折不扣地想念他。秋

儿知道自己心里一直怀念并爱着的男人就是他，能够引发秋儿春心荡漾的男人只有他。一年来，在秋儿身旁出没晃荡的男人也不少，可是秋儿从没有像对雨达那样动过心。

秋儿的泪又开始流了，她顾不上去擦，任它流着。秋儿在不知不觉中陷进他的故事里了，她甚至可怜起雨达来，甚至想帮他一把。秋儿知道自己经常这样没出息，经常把自己还乱七八糟的事情往外一推，就勇往直前地去帮助别人了，到头来把别人的事帮完了，自己那里弄得更加一团糟。

“秋儿，你在听吗？”秋儿一直没有吭声，雨达禁不住又问了一句。

秋儿还是没有说话。秋儿不敢说话，只要一说话，秋儿就会暴露自己，就会把自己好不容易巩固下来的自尊给弄垮了。秋儿用仅存的一点理智对自己说：秋儿，秋儿，静一静，无论如何要静下来，你千万别弄错了，他不属于你，你也不属于他。他的一两句好话你就动心了，你这个痴心不改的女人！你记住了，他就要结婚了，没有人强迫他去当别人的丈夫，是他自己决定的。

一年了，秋儿，你们的故事已经结束一年了，你知道他这一年都干了些什么？你不了解，你不知道一年的时光会把一个男人改造成什么样子！哦，秋儿，秋儿，你现在能做的，就是好好享受他的忏悔，或者报复他。仅此而已，仅此而已呀。

秋儿把脸上的泪水用枕巾抹了一下，秋儿觉得这个电话听得简直是呕心沥血。

“秋儿，别不说话，说说你吧。一年了，你过得怎么样？我知道伤你伤得太重了，你如果过得不好，我会很难过的。我想我这一生中只对对不起一个人，那就是你。”

雨达的话又一次打动了秋儿，也弄痛了秋儿。秋儿想：我过得好不好？我过得能好吗？对不起？多轻巧的一句对不起呀，一句对不起能挽救什么，能弥补什么呢？秋儿轻轻地咬了一下唇，停了一会儿，竭力克制着并用平静的口气报复似的说：“你想知道吗？那我就告诉

你：我也快结婚了。”

话一出口，不仅雨达吃了一惊，连秋儿自己都吃了一惊——结婚？和谁结婚？怎么会顺口编出这样的谎话来？是不是自己太想结婚了，潜意识里一直对结婚企盼憧憬着，想都没想就脱口而出？秋儿有些惊吓地看了自己一眼，她不知道接下去自己的这张嘴还会说出什么样的谎话来。

“是吗？他是谁？”雨达的语气里充满了惊讶。

秋儿张口结舌，她根本没有想好下面的故事该如何编。秋儿原本就是个不会说谎的女孩，没想到自己使自己骑虎难下了。可是事已至此，不能停顿，秋儿只好说，她的未婚夫是一家高科技民营企业的老板，在几次不期而遇之后，此人就认定秋儿是他追寻多年的那个女孩子，于是便穷追不舍。

“他什么样？多大年纪？对你好吗？”雨达急切的反应，使秋儿感到他对自己超乎寻常的关心。

秋儿来不及细想，她得编圆这个故事，她胡乱地说：“他三十二岁，理学博士，对我是一往情深。”秋儿只能这样一路编下去了，没有回头路可走。秋儿对自己说：信马由缰，走到哪儿算哪儿吧。

电话那边一时没有了声音，静悄悄的，一点声音也没有。

“还想听吗？”秋儿问。

“说吧，别停下，我想知道。”雨达的口气里有了几分央告。

秋儿在心里冷冷地笑了笑，接着往下说，朋友们都劝她，你还要找什么样的呀？这个人简直是男人的“标本”了，要什么有什么，智慧、风度、人品、学识、相貌、财富、身材，简直就是“标本”呀！

秋儿说，可是他还不够敦厚。朋友们立刻反驳她说，现在谁还讲究敦厚呀？什么是敦厚？敦厚就是无能，你知不知道呀？

秋儿说，我想找一个有安全感的男人。朋友们还是劝她，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安全感？你是不是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绳啊？天底下的男人有几个像他呀？

秋儿故意停顿了一下。

雨达立刻敏感地在电话里说：“对不起，秋儿，对不起。”

秋儿却不以为然地说：“有什么对不起的！说到底，我还得感谢你呢，你要是不开拔，他怎么能浮出水面呢？”秋儿的话里已经有一些锐气了。

“我知道你还在恨我，我不怪你。”雨达的话里更多了沉重。

看到雨达真的把自己编的故事当真了，秋儿心里一笑，心想，你可以拿结婚来刺激我，我为什么不能拿嫁人来对付你呢？你可以找一个女老板，我为什么不能找一个博士企业家呢？

秋儿没有接雨达的话，她继续说：“你不知道他有多浪漫。有一天下班，我刚走出大楼，就见他的车停在那里，许多人都在看他。你根本不会想到，他把他的车，里里外外弄的全是花，白的、红的、黄的、蓝的、绿的，简直是一辆不可理喻的花车。是不是很有品位？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那一天是我的生日。我从来没有度过这样的生日，从来没有……”

“对不起秋儿，我欠你的太多了。”雨达的难过听起来像真的。

说开了头，秋儿竟刹不住车了，她尽情地说下去，这已经不是秋儿自己的故事了，这是天底下所有女孩子的故事了。秋儿一泻千里地说着，已经忘了雨达是不是在听，忘了他会怎么想，忘了他的感受怎样。她让自己陷在自己编的故事里，已经难以自拔了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秋儿听不到雨达的问话，这才发现雨达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把电话挂了。挂得好啊，秋儿心里对自己说，挂上电话，说明你还有廉耻，还知道羞愧。秋儿恨恨地想着，脸上的泪又是滂滂沱沱了。秋儿感到身心极度疲惫，疲惫到骨头里，疲惫到筋里，疲惫到肉丝丝里去了。那一晚上，秋儿辗转难眠。

因为没有睡好觉，第二天起来时，秋儿的头胀胀的，人也变得没精打采。秋儿不敢照镜子，哭过之后，眼睛一定肿肿的，面色肯定是“山雨欲来”。秋儿走进淋浴房，让水“哗哗哗——”地对付着自己，流水很像昨晚的电话。哦，对了，雨达说他要结婚了，和一个新加坡

女人，还是一个富婆。那会是个怎样的富婆呢？钱的力量如此之神奇，多少年的甜哥哥蜜姐姐，山怎么了海怎么了的，在钱的面前，沙器一样说冲垮了就冲垮了。一切都变得没有理由，也不需要理由。钱，就是理由。

电话铃声箭一样穿透水帘，把秋儿的思想弄折了。秋儿抓起大浴巾，慌忙一裹，跨出淋浴房，小跑过去，几乎是半裸着抓起电话：“谁呀？”

“我，雨达。”

秋儿使劲拢着湿头发，问：“这么早，为什么？”

“这句话该我问你，为什么？”

秋儿的脸上露出一些狠来，手也不再忙活了。

“为什么你要骗我？为什么你不说实话？为什么？”雨达的质问一句比一句严厉。

秋儿被激怒了，她把脸上的水猛地一甩，说：“我，骗你？”

“什么理学博士？什么民营企业家？”

秋儿狠狠地一笑：“你怎么知道不是真的？”

“这世界上没有什么会打听不到。说实话！”

秋儿又狠狠一笑，摊牌地反问一句：“和你说着玩的，不行吗？”

“玩？有这么玩的吗？”

秋儿满腔怒火了，硬硬地满不在乎：“为什么不可以这么玩？难道只许你玩不许我玩吗？这是谁家的规定？”

“我怎么玩了？我说的是实话。”

秋儿更加冷冷地说：“你玩我了，你要我了，你把我都快要玩死了。”秋儿终于把肚子里的话像子弹一样喷射出来了，她感到了某种痛快、嚣张！

电话里的声音立刻低了下来，停了片刻才说：“秋儿，我会补偿你的，我会的。你一定听我一句话，先不要结婚，记住，先不要结婚。我有重要的话要对你讲。”

秋儿一点一点地笑了起来，声音由小渐渐地大起来，最后，秋儿

几乎不可抑制地大笑起来，身上的水珠在她的笑声中四下溅落，笑声在屋子里非理智地撞来撞去。

突然，她止住笑，再一次冷冷地质问：“你有什么权利不让我结婚？你是谁呀？你就是上帝也管不着我结不结婚，和谁结婚！”

“秋儿，我得见你一面。”

“我不见。”说完，秋儿把电话扣上了。

铃声一次又一次执拗地响起，秋儿任凭它响去。秋儿在铃声中，从容且紊乱地洗浴，化妆，吃早点，锁门，下楼梯。

秋儿想到了“破釜沉舟”。

# 2

---

以后秋儿再也没有接到雨达的电话。这倒使秋儿有些不自在。

秋儿原以为这仅仅是个开始，她和雨达之间还会有更精彩的故事发生、发展、发挥、发泄。然而，没有了，故事到此戛然而止，没有下文，没有得让秋儿感到有些不爽快，不得劲，就像一年前雨达突然消失一样，秋儿感到自己的被动，被动得不知所措。

秋儿在以后许多个夜晚和早晨都会想起这两个电话，并且希望电话还会像那个夜晚和早晨一样骤然响起。秋儿甚至告诉自己，如果再接到电话，要对雨达好一点，要顾及一点他的自尊。可是，一切如石入深潭，无声无息。有一度，秋儿觉得那个夜晚，那个清晨，那个电话，那个人，越来越像一个梦，越来越假了。秋儿甚至有些怀念那个电话了。

坦白地说，那两个电话的确干扰了秋儿的日常生活。有时候，吃

着吃着饭，秋儿会突然地想：雨达现在怎么样了？是不是已经结婚了？现在是什么样子？他一定生气了，他会不会再一次表演“黄鹤一去”的旧戏？这些念头让秋儿有些惶恐，亦有些无奈。怎么会这样呢？秋儿不断地告诫自己：雨达是雨达，雨达已经开始了自己的生活，已经是别人的丈夫了，也许正在享受着弄雨之乐、含情之欢呢，去想他？有病呢！

秋儿一再对自己说，他们之间只会越走越远，秋儿不会、不想也无力介入他的生活。尽管秋儿的心里有一丝丝的不屈和不甘，但感到自己在他的那个女人面前已是失败者了，那女人是强大的，并把这种强大摆弄得风生水起。秋儿理智地告诉自己，选择离开吧，秋儿，人不能重复犯错误。就像是不小心发生了一场车祸，被撞的人与撞人的人，经过一场争执和纠缠，最后私了了一样，彼此横横地走了，谁还认识谁呢。

秋儿对自己说，和雨达的那场爱，说到底不过是一场车祸，忘了算了。

两个星期之后，秋儿的忘却已经练习得很好了，她基本上平静了。

那天，秋儿和几个朋友因子枫的生日，在一家声名鹊起的新酒店里聚会，这家酒店生意好得需要提前订座，据说品味、服务都有些与众不同。秋儿是第一次去，因为路不熟，故意把时间安排得宽绰一些，没想到走得很顺，到得就略嫌早了一点。

秋儿没有急于进包间，而是在酒店的大堂里四处转悠。客人不断地往里进，从举止穿戴上看，多是些有闲阶层，与这家酒店倒是蛮般配。秋儿环顾着酒店的上上下下，越看越欣喜起来。秋儿发现，无论色彩、灯饰、装潢、布局，甚至迎宾小姐的衣着、头饰，都那么可秋儿的意，简直就像是秋儿自己设计出来的。不觉间，秋儿竟喜欢起这家酒店来了，心想：多么好的酒店呀，如果让自己来操办，也就是这个样子吧。

朋友们鱼贯地走来，都是一群惯于流窜各个酒店、夜总会、咖啡屋的白领们，钱挣得多也花得多，被称做“月光族”的年轻人。秋儿和他们簇拥着正要上观光电梯的时候，从侧门走进一个人来，秋儿漫不经心地瞥了一眼，心里“别别别”一阵发慌：那人好像是雨达！她的目光立刻追出去好远，连子枫跟她说话也没听见。

“秋儿，跟你说话呢，听见了没有？”子枫拍打着秋儿。

秋儿不理她，她的整个神经都被牵扯调动了，她看到了一个孤单的背影，仅凭背影秋儿仍然可以断定他就是雨达。

秋儿问自己：他是不是来吃饭的？是不是与那个女人在一起？秋儿突然有了想见见“林雨达夫人”的冲动，这冲动使她面若桃花。

“秋儿，你一定被什么邪魔附体了。”子枫贴着秋儿的耳朵说。

“你才附体了。”秋儿回敬了一句。

席间，有人突然提到了雨达，倒不是故意刺激秋儿，而是大家以为秋儿对雨达早已经“曾经沧海”了，平日里也时常提到他，每次提起，秋儿总是笑呵呵地称雨达是自己的“前男友”。秋儿平时嘻嘻哈哈的，秋儿的朋友谁也不知道秋儿对雨达还处在“去年今日此门中”的眷恋之中。秋儿把自己的内心世界包得严严实实，里面的痛楚只有自己知晓。

“哎，我刚才好像看到雨达了！雨达现在傍上了一个新加坡女人，据说是‘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’。”

“人家是‘春风得意马蹄疾’呀。”

子枫“哼”了一声：“这种人渣，做大粪合适。”

“人渣？你别是吃不到葡萄的狐狸吧？反正人家现在是香车美女、花园洋房，飞机来飞机去，早上在香港喝早茶，中午到上海吃大闸蟹，晚上到巴蒂雅看人妖，享福着呢。这样的人渣，我也想做到。”

“是啊是啊，现在有点笑贫不笑娼的味道了。”有人附和着。

“不就是个‘鸭子’吗？”还是出言尖刻的子枫。

“我可听说雨达是那富婆的正规丈夫。”

“正规丈夫？”那人卖了个关子，低头喝了一口茶，说，“像子枫